电工李“老虎”

商城县 岩 草

腊月二十六，外面下了很大的雪，本来前几天下的雪还没融化。我正准备把屋里收拾好了去置办年货,却突然停电了。我让儿子先检查一下是哪里的问题,儿子说进表线没电。这怎么成啊!一大年没在家,这刚到家却没电了。打李老虎电话,只听到“你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”的提示音。于是我便踏着半尺多深的雪去找李老虎。

李老虎是我们生产队的电工。他个子高，皮肤黑，眉毛又长又黑,牙齿比一般人长的长,而且特别白。他年轻时不爱干田地的活,总爱捣鼓一些在农人们看来不务正业的把戏，还动不动十天半月不见人影。有人说他跑到大城市学电路安装去了。当时没人知道那是啥洋玩意儿。

有一年大忙季节,他母亲看一家老小都起早贪黑地在田间劳作,他却整天闲逛,就忍不住数落他几句，结果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鼓圆了眼睛:“你想让我也和你们一样啃土垃(本地方言,意为在土地刨食吃)?没门!”当时那样子就像一只发威的小虎羔子,于是,人们背地里给他起了个绰号,叫他李“老虎”。有胆大的年轻人见面时笑嘻嘻地喊他李老虎，他一边笑着给那人一巴掌，一边说:“妈拉个叭子的，那是说俺威武,晓得不?”久而久之,就没有几个人叫他真名了。

1987 年，乡领导动员各方力量,准备让各村都拉上长明电。由于工程浩大，各村除了要确定一名电工外,还得另外找个帮忙的。俺村电工是村支书的儿子，帮忙的是会计的侄子。各村的电工和帮忙的都集中起来，由乡电管站统一安排,分成几个组,每个组安排一个电管站的人员负责施工。工资由各村征集起来电管站统一发放。

那时还没有人外出打工,这有钱拿的活可让好多人眼馋哩。可是会计侄子好像握锄把握习惯了,任别人怎么点拨,甚至手把手地教,他就像个木头人,气得电管站站长把他打发回了。

刚好那几天站长亲自带队在俺村施工。

那时村委会旁边有两个打米、磨面、粉糠的加工点,还有个油坊,这三个地方用电量都大,距离又近，和农户里单一的照明电相比线路有些复杂。两个电工和站长正在讨论如何安装，李老虎刚好路过,听到讨论停住脚步说:“这有啥难的?”站长冷静地上下打量着他:“难不成你还会干这活儿?”那意思很明显,你懂个屁!李老虎也不答话，拎起站长脚边的工具箱就上阵了。结果,那些工具在他手上像玩具一样，任他钉、扳、拧,一通熟练的动作下来,就变戏法似的把站长电工刚才还在讨论如何做的活儿给做好了。他拍拍手:“我做的活以后要是有问题就找我！”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第三天，李老虎被通知聘请为电管站的员工！这让认识他的人都睁圆了眼睛，说他懒人有懒福。但那时,大家全低头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上，并没有人去关注他李老虎如何如何，只知道他后来转正了,端了铁饭碗。后来我们村的电工突然病故，李老虎便接替了这电工的工作。只见他经常悠闲地到村委会跟前的代销店打牌，到月底了才拿个小本子挨家挨户抄电表，收电费。老辈人都说,这家伙真是有不种庄稼的命!

再后来，我们村的妇女都出外打工了，李老虎却不让他女人外出,给她在小街上开个小商铺,还不是李老虎油水多吗！人们私下里都这么议论。

前年六月,他把在广东打工的儿子弄回来接了他的班。原因是李老虎在一次抢修线路时把腿摔坏了。他儿子接班后比他更轻松,现在网络发达，在外打工的用微信或支付宝就可以交费了，他儿子简直等于白拿工资嘛！有人私下议论。

如果我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幕,我会和所有人一样,认为李老虎把自己的位置传给儿子是走了关系的。

刚走到离他家不远的菜园边，就听到李老虎的吼声:“小兔崽子，今天不跟着老子速急把问题解决了,以后就别干了!干咱这行的,别看平时轻闲,线路出故障了，咱就得跟打仗的士兵接到命令一样,必须风雨无阻地抢修!你知不知道?!”等我走到门口,正碰上李老虎气呼呼地一瘸一拐走出来,像没看到我一样径直走了。他儿子拎着一提笼工具极不情愿地跟着出来，淡淡地喊了一声表婶就跟着他父亲走了。

李老虎的老婆赶紧把我拉到屋里，连声说:“嗯表婶今儿个可莫见疑哈，俺家这人老虎的名字算是没起错呀!这不,刚才河那边有几个人打电话说方垮有两棵树被雪压倒了,把电线砸断了。儿子才干这活几个月，没经历过这样的事,刚好这几天腿又湿寒疼,就想着等雪下小点再去处理，惹得老东西像发威的老虎一样吼。唉,不知道的人总以为做电工是捡便宜呢。”

我听了脸有些发红。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出他家屋来的。

雪,越下越大。我必须去河那边的代销店买些菜回来。当我扛着一蛇皮袋菜,踏着厚厚的积雪,深一脚浅一脚回到桥头时，那两棵大树已被大卸八块，乖乖躺在路边。树倒下的位置附近站着不少男人。老的少的都有。

等我回到家,电已恢复正常。

不觉又是一年冬

光山县 蒋志明

今年公历十一月七日立冬。不知是季节变化的缘故,还是心理的作用,顿觉凉意袭身，我下意识的裹紧了衣服，与冬相携相拥。

我多年来养成了散步的习惯，且喜欢一个人静静的漫步。走在郊外的林荫道上，冬的景象映入眼帘,风吹树叶落,片片树叶随风翻滚，像顽皮的孩子似的。看着一片片的枯叶从树梢上静静的滑落,我的心也变得沉重了。落叶令我联想到: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。就像这飘散的树叶似的，悄无声息的赴入了大地的怀抱，是那么的轻柔、无声、静谧。

冬,秋春的邻居。初冬,给人以宁静,乍寒还暖,早晚温差较大。特别是清晨散步,凉飕飕的,寒风直逼身体,钻进脖子,钻进脊背,不由得我直打寒颤,下意识的快速跑了起来,仅半个小时,浑身便热了起来,感觉非常爽快。隆冬,雪花飞舞,漫无边际,潇潇洒洒,随着旋风的劲吹,雪花像喝醉了酒的汉子似的,忽紧忽慢,忽高忽低,任性的狂舞着,旁若无人。

人生已迈过了知天命之年,可我的心理年龄仍觉年轻,可能是心态的缘故吧?雪后,我也想像孩子们似的堆雪人,打雪仗,寻回童年。有时我自己也觉得这个想法很幼稚、很不合常理,甚至惹得人们笑话我。

不觉又是一年冬。随着每年冬的到来,我的年龄便又长了一轮,轻叹岁月如梭,感叹人生匆匆过客。说实话,我还是很喜欢冬季的。白雪皑皑,洁白无瑕。宁静致远,令人心静。火锅飘香,小酌怡情。冬季的双休日里,邀三朋四友,排五碗六碟,饮七杯八杯,神仙似的,悠哉悠哉,好不惬意。

时光如流水,天凉好个秋。秋的脚步刚刚迈去,冬便迫不及待地与我们撞了个满怀。看着这白色的世纪,心如止水。晴空万里的冬季,我尽情地享受着冬日暖阳,神仙似的。

不觉又是一年冬,冬日暖阳照我胸。人生得欢尽需欢,享受生活万万年。冬,我心中的静神,我无限的热恋着你,亲近着你,时时刻刻有一种赴入您怀中的念头。我爱冬的宁静,我爱冬的洁白,我更爱冬日暖阳。

文学副刊投稿电话:6659866,邮箱:xyzhoubao@163.com,欢迎多赐美文,尤其欢迎推荐新人新作。